

翠袖乾坤

伍淑賢

八月跟朋友去了檳城幾天。其實我廿年前去過，那次住海濱酒店，一邊是綿延的白色海灘，蕉林椰雨的，酒店大堂沒門，任海風和雨絲吹拂，人坐泳池邊喝印度紅茶和看小說，簡直回到英國作家毛姆的年代。記得那時電力很不穩定，常有brownout，吃晚飯途中會突然電壓下降，本來燈火通明的餐廳變得昏黃，總之意思想不到。今次碰上暑假，海濱酒店爆滿，只好入住市中心酒店。廿年後檳城發展快了，既保留了像半島的舊殖民風格酒店，也有很「潮」的新五星酒店。遊客要看的和吃的，我們大致都試了。檳城的傳統東西都在舊城喬治市，用腳走兩三天也差不多看完，而我想說的只是幾宗小事。

又見檳城

首先是檳城的豆腐實在太好吃。無論是街邊小檔、娘惹飯店或是海鮮書舫，炸的還是瀷的，只要是豆腐都非常滑嫩。一咬開，裡面就滑得顫顫的，完全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沙田變成新市鎮之前馳名的「沙田山水豆腐」感覺。現在香港的豆腐都太硬太結實，所謂嫩滑，都是假的。禮失求諸野，連豆腐也不例外。

第二件事是當地華人對傳統節令的重視。我們到那天，剛好是盂蘭節，香港人現已不把這節日放在心上。那時是周六下午兩點半，在舊城區理應一切如常，但我們已覺得街上很靜。後來經過Cannibell Street，以碳爐多士馳名的多春茶室，其實沒有「室」，只是窄巷裡的茶檔，聞到烘麵包香，便想幫襯，試試海南咖啡和用鐵絲網烘的靚多士。怎知屁股還未坐下，印裔伙計便說sorry，closed（對不起，關門了）；在座已「歎」完咖啡多士的一桌華人阿叔，用廣東話跟我們說：「今日盂蘭節，晚上很多鬼會出來，鋪頭很早關門。明天又是周日例假，你們星期一來吧。」後來我們去逛街，也見戶戶提早上舖，很多人拿着大透明膠袋摺好的衣紙冥鏢在街上走，想是趕去燒衣，就像我們小時候，興奮地幫阿媽摺衣紙和上街燒衣的香港。下回再續。

琴台聚

黃仲鳴

很多年前，看了郭衣洞的《異域》，小說的背景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遠征軍在緬甸作戰的悲慘事跡；郭衣洞者，柏楊也。後來再看了黃仁宇的《細北之戰》，更甚受感動。想不到近年搜求香港小說的陳書舊刊時，得新加坡大學客座教授掃描傳來多部「三毫子」小說，其中一部就以此為背景，實令我「驚艷」之喜。

這就是司空明的《英雄淚》。

大將軍的淚

故事是以中國副軍長林英傑率領中國遠征軍在緬甸叢林作戰的事跡為經，與救援隊英國女上尉菲絲林的戀愛故事為緯。在這部小說裡，司空明對叢林描述、軍事布陣非常熟悉。這當然是他搜集資料得來，相信他沒有到過滇緬一帶，何況是叢林。

但雖然如此，我一邊細讀此書時，腦中便呈現出一幕幕血戰的景象。司空明運用了蒙太奇的技术，那些鏡頭雖然沒有兩軍對壘，但從後方的撤退、搶救傷兵等一組一組的鏡頭，可看出戰況的慘烈。在描述上，司空明透過大將軍的視角，看到戰鬥；透過女上尉的眼睛，看到源源不絕的傷兵；由這些蒙太奇組成一場場的叢林血戰。小說有兩個重點，一是歌頌了中國軍人誓死不屈的氣概；二是一段異國情緣，男的癡情，女的也癡情，兩人經戰爭而分離，一九五〇年代終得在香港相逢，女的以為男的已陣亡，做了修女，男的則落泊不堪。

書中描繪了那個英國女上尉，對大將軍的傲慢十分不滿。兩人性格的差異，和中西文化的不同，亦有細膩的表達，如刀叉與筷子，如中國的所謂幽默和西方的幽默，兩人唇槍舌劍，卻令女上尉生出奇異的感情，既討

海闊天空

蘇狄嘉

經過最後一段十二小時夜車車程，終於早上十時三十四分抵達西伯利亞鐵路的西面起點，鐵路之旅的第九站——莫斯科（Moscow），走完了全長九千二百八十八公里的西伯利亞鐵路，但這不是今次鐵路之旅的終點站！

九千二百八十八加七百五十等於超過一萬公里的鐵道旅程。東起海參崴，走西伯利亞鐵路，西行至莫斯科，再向西北延伸至聖彼得堡，一為實踐橫貫俄羅斯東西兩岸、二為重遊聖彼得堡。

在莫斯科吃過午餐，勾留兩小時，便再踏上高速鐵路，往西北七百五十公里外的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進發，這是延伸旅程，亦是這趟鐵路之旅的最後一站，剛好是第十站。

搭乘的是最新型號的火車，車廂新淨、座席寬敞，與西伯利亞鐵路上行駛的火車卡有天壤之別！高速火車經過四個半小時的車程，抵達聖彼得堡已過晚八時半，市內仍仍然光照如白晝，因這裡正好是白夜節！

聖彼得堡是俄羅斯第二大城市，位於波羅的海芬蘭灣東端的涅瓦河三角洲，是俄羅斯通往歐洲的「窗口」，市內約四百九十五萬。整座城市由四十多個島嶼組成，人口水道縱橫，七百多座橋樑把各個島嶼連接起來，風光旖旎的聖彼得堡因而有「北方威尼斯」的美譽。因其地處北緯六十度，每年初夏都有「白夜」現象。

二零零六年跟旅行團遊俄羅斯，只有兩小時遊逛冬宮及隱士盧博物館（Winter Palace & Hermitage State Museum），未能細賞這個擁有超過三百萬件珍貴館藏的寶庫，一直耿耿於懷。今日自由行，跟著博物館的專業導賞員，細意參觀了四個博物館建築及Treasury Diamond Room，暢意滿足。早上排隊購票入場時，還適逢其會地觀賞了冬宮前的軍隊步操，屬意外收穫！

雖說暢意滿足，實仍覺意猶未盡，未及離開，心裡已盤算着「何日君再來？」這就是聖彼得堡情意結了！

聖彼得堡的白夜

聖彼得堡是俄羅斯第二大城市，位於波羅的海芬蘭灣東端的涅瓦河三角洲，是俄羅斯通往歐洲的「窗口」，市內約四百九十五萬。整座城市由四十多個島嶼組成，人口水道縱橫，七百多座橋樑把各個島嶼連接起來，風光旖旎的聖彼得堡因而有「北方威尼斯」的美譽。因其地處北緯六十度，每年初夏都有「白夜」現象。

二零零六年跟旅行團遊俄羅斯，只有兩小時遊逛冬宮及隱士盧博物館（Winter Palace & Hermitage State Museum），未能細賞這個擁有超過三百萬件珍貴館藏的寶庫，一直耿耿於懷。今日自由行，跟著博物館的專業導賞員，細意參觀了四個博物館建築及Treasury Diamond Room，暢意滿足。早上排隊購票入場時，還適逢其會地觀賞了冬宮前的軍隊步操，屬意外收穫！

雖說暢意滿足，實仍覺意猶未盡，未及離開，心裡已盤算着「何日君再來？」這就是聖彼得堡情意結了！



這是一部歌頌中國戰士，歌頌異國愛情的小說。

作者提供圖片

太湖寫意

沐浴着清徐的秋風，邁步在秋意盎然的太湖大道上。午後的大湖波光瀾灩，被秋陽柔化的柳枝亭亭玉立於太湖邊，恰如一根根蘊含靈性的蠶絲，纏繞飄逸在太湖大道的兩旁，垂掛在湖岸邊的水域中；湖天一色的三山島在午後秋陽的熏染下，變幻出五彩繽紛的色釉：那紅似瑪瑙的楓葉林在秋風的吹拂下嘩嘩作響；那綠如翡翠的玉蘭樹在斜陽的安撫中搖曳着窈窕婀娜的身姿；那褐如寶石的棕樹在淡靄的蒼穹下顯現出挺拔的雄姿。遠眺太湖水域的上空，鷗鳥翔飛，白鷺、野天鵝、灰嘴鴨忽兒舞動靈性的翼翅直衝雲霄，忽兒盤旋着向太湖水域的一方俯衝，飛向枝葉葳蕤的蠡湖林園。

遙望着心曠神怡的太湖景色，腦海便映現出一幅「山外青山湖外湖，黛峰簇簇洞泉布」的自然畫卷。渺渺太湖，蘇錫聯姻，號稱四十八島七十二峰，三萬六千頃。人云：太湖美，美在太湖山和水。此情此景便有故土鄉情湧心間：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即將從軍的我重返故鄉無錫市蠡湖鄉長橋村高巷裡，記得是一個初冬陽光和煦的午後，一踏上故土便被一片片果園擋了去路。湖面上吹來陣陣涼風，空氣中瀰漫着各種花兒的郁馥。倘若不是大伯守在村口，我真的會迷路的。

記憶裡的高巷里，住家不到30戶，居民都是長期飄泊在外迫於生計遷徙至此的。高巷里還有一個別名，叫「夏角邊」，現在的年輕人也許已不解這個地名的含義了，印象中便只有高巷里。聽祖父講，「夏角邊」是指夏天太陽最早升起的地方，是太湖延伸出的的一個淺水灣；住在太湖邊的漁民，懷揣着一個個甜美的夢想，而夏天是實現夢想的最好時光。冬春寒冷的季節，漁民們很難在太湖邊尋覓到魚蝦之類的湖鮮，而只有到了夏陽東升，水漲氣爽之日，氣溫到了30攝氏度以上，各種魚、蝦、蟹、蛤都會沿着太湖的淺水灘

拾階居陽而息，棲居於湖岸邊的石縫裡，蒿草旁、蘆葦叢中。這是漁家孵化五彩夢的季節：當朝霞滿天之時，漁家便收起圍網或蟹簍，魚、蝦、蟹之類經過一夜的覓食，便在曙光初照之時悠然游進漁家布下的圍網或蟹簍之中。夏日是漁家收穫的季節，也是漁家生活最紅火的日子：家家桌上都是自產自享的湖鮮香品。而到集市上出售的湖斑魚、銀條魚、青蟹、湖蛤、白蝦之類的太湖水鮮便成為城裡居民的美味佳餚。

這裡曾是緊鄰蠡園湖灘的一個不毛之地，是改革開放的春風，讓這片沉睡的故土以她飽經滄桑的姿容悄然登上了太湖之濱的歷史大舞台。這一年，家鄉圍湖整荒種植了稻、麥和蔬菜，零星的亂石崗也種上了桑樹、桔樹、桃和梨樹。難以忘懷的是那個金果壓枝的夜晚，我們四兄弟整整一夜守着承包的果園。翌日晌午時分，我隨大伯家兄弟在蠡湖邊鋪開攤位，當剛摘的各種鮮果還未擺上攤位時，就引來無數羨慕的目光，不多一個時辰鮮果就告售罄……恍惚間，我被一陣陣律動的聲響打斷了懷想，驀然回首，有一群白花花野天鵝盤旋於太湖大道東水域的上空。剎那間水起風生，小精靈們井然有序地在離太湖大道近在咫尺的水面上戛然而止；足有千餘隻野天鵝在湖面上聳起一道美麗的屏障，這是一個萬物之靈青春勃發的季節。有幾艘船艇駛過，集聚的野天鵝悚然靜止於湖面，彷彿在聆聽微微顫動的馬達聲。這是大自然賦予這片淨水的福音，也許在這

些小精靈們聽來是一曲曲美妙的天籟之音哩！

一艘艘船艇傍着太湖大道的西岸迎風馳騁，拂水過處便蕩漾起一串串晶瑩的雪浪，就像萬千條太湖銀魚游向太陽。湖天一色處，有鷗鳥組合排列成的兩支隊伍，威風凜凜，箭似地向湖面俯衝並由東往西飛翔，追趕着前行的遊船，潔白的翼翅輕點着船艇濺起的浪花，迎着陽光照耀的地方，衝向浪飛「雪飄」的茫茫湖天；鷗鳥逐浪飛過的湖面撒落銀珠顆顆，似有「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裂帛之聲。小精靈們悠然自得地在浩瀚的太湖水域上演了一曲撼人心魄的「天鵝舞」。這是一幅驚險而奇妙的人與自然的共處圖畫，在鷗鳥惟妙惟肖的「藝術表演」中，眼前便浮現出蘇軾筆下「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壯觀之景。



太湖美景。

網上圖片

「坦克大使」郝照明

見多識廣

尹樹廣

八月二十二日，我與塔吉克斯坦駐華大使拉希德·阿利莫夫合著的新書《跨越帕米爾的友誼》在京舉行首發式。在百餘名嘉賓中，我發現在中國首任駐塔大使郝照明先生。席間，他半開玩笑地告訴我：「小尹，我現在是在「八零後」了。你在《環球時報》寫我坐坦克赴任那篇文章可讓我出名了，後來有好多記者採訪我。」

望着精神矍鑠的大使，我心情格外激動，思緒也飛回到蘇聯解體之初在塔國採訪的日日夜夜。郝大使五十多年前畢業於著名的哈爾濱外國語專科學校，俄語專業畢業後，一直在外交部蘇東司工作，當過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蘇聯解體後，他由駐蘇使館公使位上直接飛塔國出任大使，親歷過該國獨立之初內戰的槍林彈雨，我把他稱為「坦克大使」。

一九九四年後，我經常飛塔國報道內戰，與當地中國外交官混得相當熟。一次，使館一秘羅維向我繪聲繪色講起郝大使坐坦克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那是一九九二年，使館向國內發不了密碼電報，郝大使只得飛到莫斯科發報，回到首都杜尚別後，市區內卻子彈橫飛，他因在機場無法離開。這時，駐守機場的一位俄軍上校伸出援手，將他「請進」坦克車，輾轉送回大使館。陰差陽錯，我誤將這段故事記成了「大使坐坦克赴任」。文章在《環球時報》發表後，立即引起讀者興趣，對戰火中堅守崗位的中國外交官充滿敬佩之情。

五味人生

陶琦

想吃夜香花，須得講一點機緣。這種半野生蔬菜沒有形成規模化種植，產量很小，多是鄉人家於院前屋後栽種作為綠籬，到了夏秋相花時節，像是藤樹般的枝莖開花，人們將未綻的花蕊摘下來作為蔬菜，自己吃不完，有了多餘的才拿到市場上售賣。所以只有在清晨的早上，才偶爾看到有農婦提一小袋新摘的夜香花，佔據一角擺售。

被裝在塑料袋裡的夜香花，不怎麼起眼，旁邊又無其它的蔬菜陪襯，路人不注意看，很容易忽略。只有看到的人湊上去伸手一探，就知道是清晨裁下摘下的新鮮貨，因為每朵花蕊上面仍帶有潤濕的露珠。拿回家略為漂洗，佐以切片的豬肝、瘦肉一道煮湯，悉心品嚐，從視覺、味覺到嗅覺上都是一種享受。青翠的夜香花漂浮在湯面上，輕盈而鮮潤，讓人一見心情也隨之而清新明朗，入口輕嚼，則會感受到一種清脆爽口的嬌嫩，且散發出濃郁的芳香。通過夜香花這一載體，人們不僅品到了自然芬芳的植物氣息，亦延續了一種具有地域特性的飲食文化。

夜來花香

夜香花是生於亞熱帶的花卉，昔日在嶺南，很多城市人家都在天台或庭院內栽種，作為驅蚊的植物。因為夜香花只是在夜間開花，隨著清風散出陣陣清香，其氣息所到之處，蚊蚋不敢近。故在過去，夜香花是最常見的庭院植物之一，與家園形態完美地融合到一起，傳遞着昔人的日常生活景象。

不過，夜香花到了別地，就變得矜貴起來。《清稗類鈔》曰：「花中之夜來香，直北頗貴，至粵西，則人多取以入饌，風味頗清美。」過去在北方，人們是把夜香花作為一種名貴觀賞植物引入的。清末之際，名醫毛祥麟與友人在酒樓小飲，饌中有一道夜香花，眾人嘆說這三個字很難對偶，毛祥麟遂以「春不老」作對。由這一段風雅軼事，想見夜香花在清末時期的滬上，也仍然是一道具有貴價屬性的植蔬。

即使是嶺南，也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夜香花。我多年前曾見一個知名美食主持人自敘，她經過菜市場看到夜香花而不識，問小販方知吃法，嘗試後大為稱賞。另在台灣作家劉克襄的一篇散文裡，也提到台灣的一個綜藝節目，有一次推出的噱頭是一道湯品，作為主食材之一的夜香花亦有很多人不知。這多少有些令我感到驚詫。其實在市井坊間，從夜香花的吃法，就能大致推測出一個人是不是真的懂行。夜香花可煮蛋、可清炒、可煮粥，味道都很不錯，但是最正統的吃法是煎蛋。傳統醫學認為夜香花有清肝明目的功效，配以豬肝、瘦肉煮湯，兼有清熱去火、調理肝氣的食療作用。加上余湯的方式，將夜香花投入沸水略煮即盛起，也能最大限度保持它的鮮潤色澤，以及爽脆、柔嫩的口感。更何況，於暑氣蒸騰中，還有什麼吃法比一碗清雅適口的夜香花湯更吸引人呢？

淑梅足跡

車淑梅

張兆輝的《恐怖在線》即將上映。手上取得了兩個外國影帝獎項，他依然謙卑：「這是家教，父親一直要我們做事不要問結果，低下頭拼命做好便是了。」他接受《舊日的足跡》訪問，頭聲十分溫文。

張兆輝：謙卑做人

兆輝家住沙田滙源，一心想當警察，因為工作穩定，薪高糧準。命運驅使，中學畢業老師鼓勵加入電視台開眼界，結果他成為了無線第十一期訓練班成員。那兩年的交通吃飯開支全由姐姐支持。

有點慢熱的兆輝直至實習才發覺自己真的愛演戲，「今日扮差人，明日扮大賊，後日扮死屍，好好玩。」他愛上演戲卻沒有演出的份兒，電視台派他當「活力先生」——原來當年人人疏於運動，他要學會運動招式，逢星期六、日跑到各區去示範，為了切合形象，他每天都去游泳鍛煉，練得一身肌肉，加上黑黑的皮膚，交足功課。

明明接受演技訓練，怎麼搞出個「活力先生」？那邊廂同學任梁朝偉已被選入「五虎」之列，可有不甘？「怎會，我答應了公司，一定要將手頭工夫做好，如果連這些工作也做不妥，人家又怎會給你另外機會？我經常奉勸年輕人，不要聲聲懷才不遇，如果有實力，一亮相便爆燈，人人都搶着要你了。」

兆輝當了兩年活力先生後，轉到了話劇組，在《香港八五》飾演順嫂的兒子，每天早上入廠，晚上趕回家收看自己的演出。他日漸上位，八六年《神勇CID》擔演男主角，「好驚」，特別是遇上老戲骨曾江，他飾演我的姐夫，每天都被罵，其實他是另類的教化，他指出了我很多不足之處，我很感激他，後來大家熟了，我叫他BARRY KEN，他很受落。」